

周日, 7 月 20th, 2025 6:26:27 PM



思想视野

辛可：如果皇上错了怎么办？

作者 **editor**

🕒 5 月 17, 2020 📌 辛可

[辛可，当代作家，主要作品有《唐僧写给观音的36封信》、《逼下梁山》。]

几千年来，中国人始终面对一个头疼的问题，奴才或奴隶错了，可以随便收拾，甚至干掉大头或小头，如果皇上错了，怎么办？

依常识，错了就该批评，就应悔过。有人也尝试这么干，结果如何呢？韩退之被贬谪、海刚峰下死牢、雒于仁险些丢掉小命。这就是批评皇上的下场。

他们之所以走狗屎运，大概是没有活明白。尽管皇上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，但不包括朕；皇上要求每个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，但不包括孤；皇上宣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但不包括寡人……。老子受命于天，在一切社会规则之上！

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悖论是：人都会犯错，皇上也是人，但皇上不会犯错，他永远是光荣伟大正确的。

千年国史就基于这一逻辑，绵延不绝，至今而然。我的老师胡戟先生以为，晚清以降不过是后皇帝时代，秦晖老师讲告别帝制，亦复如是。

在历史系混了四年，一无所获，但明白这句话足够了，可以保证自己不管碰见何种型号的影帝，都不至于变成傻X。近现代中国之所以弄成四不像，就是因为大家都想当皇上，所不同者，换个马甲罢了。

既然都在玩伪共和、真皇帝的把戏，自然也符合数千年一以贯之的混账逻辑，皇帝或者首长怎么可能有错呢？

故宫养心殿有一对联：惟以一人治天下，岂为天下奉一人。雍正御笔，唐张蕴古原创。前一句确是事实，后一句纯属扯淡。既然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”，讲这种屁话，岂非掩耳盗铃？

考察历代财政开支，绝大部分用于皇室挥霍和维稳，有几分钱花在百姓身上？难道黔首布衣把裤头贡献出来，才算得上“奉一人”吗？洋洋洒洒二十八史，顺着看也好，倒着读也罢，不过如此，如此而已。

也有人不买账，比如唐甄讲“自秦以来,凡为帝王者皆贼也”，黄宗羲怒斥“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”。为一姓富贵劫掠天下，还号称爱民如子。难道中国人都是自虐狂，非要认贼作父不可？

类似《甄嬛传》等齷齪玩意，有人品得津津有味，我则恶心得要死。一群没有牛牛的男女围着一个有牛牛的男人斗得你死我活，这跟养猪场有何区别（一头种猪，一群母猪，其他公猪全被阉了）？中华帝国之中枢，大概就是模仿养猪场构建的。

然而，以中国人的逻辑，这一切理所应当。阉人者恶毒，皇帝随便阉别人，皇帝是正确的；劫掠民财者无耻，皇帝随便劫掠民财，皇帝是正确的；乱搞女人者下流，皇帝随便乱搞女人，皇帝是正确的……如此等等。

如果有起码的良知且心理脆弱，研究中国史非精神错乱不可。旧书读多了，午夜梦回，弄死自己的心都有。好在时下的所谓学者，大多情商很高，竟然能从臭狗屎里咀嚼出玫瑰的味道。

可问题依然摆在那里，既然惟以一人治天下，凡事皇帝说了算，他又必须是正确的，弄到天怒人怨、民不聊生的地步，到底谁来付这个责任？

好在我的担心有点多余，千百年来，奴才特别是有文化的奴才，在这方面累积了足够的智慧，看似完美地解决了这个无厘头的问题。

依他们高见，如果弄到国将不国，只有三种可能：要么是奴才的错；要么是民众的错；要么就是别有用心的人故意挖坑，皇帝也是受害者。

“奴才有罪、皇上万岁”的口号，类似女人的叫床声，抑扬顿挫、性感撩人，几千年绵延不绝。脸蛋涂抹成何种颜色并不重要，只要城头飘着大王旗，皇帝还是一样的皇帝，奴才还是一样的奴才，换身行头，玩的还是一样的把戏。

以明为例，各朝大略如此。明英宗成了阶下囚，错在王振；明武宗胡闹，错在刘瑾；万历皇帝不上班，错在申时行；明熹宗搞得天怒人怨，错在魏公公；等等。崇祯上吊时，口袋里有个小纸条：皆诸臣之误朕也。这大概也是所有皇帝的心声：朕没错，只是奴才们太坏了！

所以在中国，时常会上演“清君侧”的闹剧。明明是痛得难受或痒得不行，起来造皇帝的反，却扬言是为民请命，帮皇帝清除小人，如此天下太平矣。可“清君侧”演到最后，被清除的多是皇帝，奴才们倒安然无恙，踩在旧主子尸体上，继续为新主子大唱赞歌。

事实上皇帝作为帝国主宰，无论钱袋子、刀把子、官帽子，大小权力一把抓，凡事莫不秉承他的意旨，没有他的支持或默许，哪个奴才敢随意乱来？谁心里都清楚，皇帝才是一切罪恶的根源。但依据中国式的悖论，皇帝必须永远伟大正确，所以责任只能由奴才来负。

宋仁宗说自己“百事不会，只会做官家”，可谓诛心之论。中国的帝王都是玩弄权术的高手，不是太蠢，而是太坏。我的评价是八个字：治国无能、整人有术。奴才们被玩于股掌之中，何敢跟主子作对？魏公公之所以为所欲为，读读黄仁宇先生的《万历十五年》便明白了。独裁者根本不信任官僚集团，利用心腹奴才打击官僚集团罢了。

要杀岳飞的是宋高宗，能杀岳飞的是宋高宗，下令杀了岳飞的是宋高宗，但宋高宗没有错，做孽的是马仔秦桧，甚至包括他老婆。这就是中国人的是非观与混账逻辑！

由此可见，做奴才并不容易，除了听主子的话，替主子干坏事，还要时刻准备着，万一搞臭了，站出来为主子背黑锅。哪一个成功的佞臣后边，不站着一个为非作歹的皇帝？

既然皇上不会犯错，如果搞得灰头土脸、天怒人怨，又不想让心腹奴才背黑锅，怎么办？阴谋论、挖坑论便横空而来了。也就是说，坏事不是皇帝和心腹奴才干的，而是政治敌人栽赃陷害。翻开中国的史书，类似的故事比比皆是。这样不但可以替皇帝或心腹奴才开脱，而且能一石双鸟，抹黑或打击自己的政治敌人。

事实上，皇上以及心腹奴才很清楚，别人之所以这么干，不过是秉承或揣摩上意罢了。舔对了，舒服的是皇上，舔出麻烦，就是别人故意使坏。皇上不可能有问题，只是被蒙蔽，也是受害者。问题是皇上爪牙遍地、耳目众多，连蹬三轮的都知道有人给皇上挖坑，他却不知道，这可能吗？

我时常见有人替袁世凯翻案，逻辑大概如此。可史实如铁，袁老四处心积虑搞垮共和，不就是要做皇帝嘛！隆裕死后，袁纵容满清遗老穿着旧官服满街跑，任由复辟谬论甚嚣尘上，岂非投石问路？此何年何月哉，袁老四已痒得不行了。

后来杨度他们搞筹安会，梁士诒之流搞大劝进等等，哪一项未得袁的支持或默许？本就自导自演，何来挖坑？奴才们只是投其所好罢了。杨度“旷世奇才”的高帽子，不就是舔出来的吗？既如此，袁临死也玩那一套：孤被小人们暗算了！

梁任公警告过，你不听啊。北洋的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不买账，你视而不见啊。自做孽不可活，沦落为独夫民贼、政治流氓，与别人何干？最可笑者，有人说，如果孙先生不闹，袁也许会搞出新中国。呜呼，一个妻妾成群、就知道玩弄帝王术的老官僚，会搞民主自由，这可能吗，还有没有起码的常识？

简言之，所谓阴谋论、挖坑论，不过是糊弄民众的手段。没有谁给皇上挖坑，也没有谁敢给皇上挖坑，一切罪恶勾当不过是秉承上意罢了。要么是玩砸了找人背黑锅，要么就是打击政治敌人的手段。可见跟普通的流氓相比，很多皇上的贼格也高不到哪里去。

退一步讲，就算阴谋论、挖坑论成立，皇上作为决策者，也要付首要的责任，不能祭出阴谋论、挖坑论，就可以堂而皇之的伟大正确了。至于有些人确以为然，整天鼓噪这玩意，不过是无知或自作多情罢了。

如果皇上和心腹奴才必须正确，又找不出合适的政治敌人背黑锅，大家沆瀣一气，应该讲大局、讲团结，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，当然就是老百姓的错了！皇上英明神武，奴才个个正直能干，但玩砸了、傻逼了，无他，都是老百姓素质太低。

在皇上及奴才们看来：兴，皇上英明；亡，百姓傻逼。这就是他们的强盗逻辑。晚清以降，洋务运动烂尾了，是老百姓素质低；维新变法玩砸了，是老百姓愚昧；民主共和搞成四不像，是老百姓根本不配。如此等等。

民国初年，梁启超鼓吹旧权威主义，今天某些人叫嚣新权威主义，不管成色如何，都基于这一谬论：中国的老百姓素质低，不配拥有广泛的、真正的民主，否则会天下大乱、国将不国，所以必须集权力于某人或某团伙，惟其如此，天下方可大治矣。

可悲的是，梁启超帮袁老四搞垮共和，集权到无以复加，但袁并没有带着大家奔小康，而是沐猴而冠，帝制自为了。就算新权威主义贩子的出发点是好的，最终只会弄出一个个更不入流的袁老四，所不同者，只是马甲的款式与脸蛋的颜色而已。

我不认为人民总是对的，或中国人有多高的素质，但这跟他们配不配拥有民主自由毫无干系。事实上英美诸邦在建立民主国家时，民众素质比我们高不到哪里去。最可叹者，普通民众完全被边缘化，有何可能或资格为历史负责？作恶的永远是皇上和大小奴才，也只能是皇上和大小奴才！

对于贩卖素质论的这帮人，我同样有八字相赠：名为国士、实为国贼！披着为生民立命的外衣，自以为是、傲慢无知，做着助纣为虐、祸国殃民的勾当。新权威主义鼓吹者，跟康梁师徒乃一丘之貉，不过是中国进步的绊脚石、搅屎棍罢了。

为维护主子的光荣正确形象，奴才们机关算尽，主子确实爽了，奴才们也藉此飞黄腾达，可对国家或民族而言，这绝非济世之良药，而是祸国殃民的毒药或春药。横行在大地上的罪恶，莫不是拜此混账逻辑所赐。

有人以为，之所以搞砸了，是因为品种不好，如果换个品种好的皇帝，就能解决问题。事实上千百年来，换了多少皇帝，品种不可谓不丰富，基因不可谓不纯正，效果如何呢？最终都在玩一样的把戏，个个无法无天，任由罪恶在大地上轮回。

历史已雄辩地证明，没有监督或无法监督的权力必然堕落。只有孙先生开出的药方是恰当的、有效的。那就是中国要进步，成为民主自由的国家，就必须彻底终结旧制度，废除皇帝以及类似的各种玩意！惟其如此，国家才能正常发展，人民的基本权利才会得到保障。

因为几千年皇权政治之流弊，在中国，连英日等国的君主立宪游戏，我们也不能玩。在这片浸润着专制文化的大地上，假皇帝很容易变成真皇帝，换个行头荼毒天下。晚清以降各种型号的统治者，何尝不是如此？无皇帝之名有皇帝之实，甚至比皇权时代的独裁者更坏更无耻。

我们要真正当家作主，过上自由幸福的日子，只能把一切统治者关进制度的笼子里，让他们不敢也不能为所欲为。一旦赋予他们太多的权力，且无法有效监督，他们必然会作恶。不要天真地以为，集权才能干大事，事实上集权更容易作恶，政客的承诺是靠不住的。

读了不少书，走过太多的弯路，我开始坚信，我们绝不能寄希望于任何型号的圣明天子，或者对旧制度修修补补，而应彻底终结旧制度，把一切真假皇帝、野心家送进历史坟墓，除此之外，别无选择！欲达到此目的，必然要付出不小的代价，但时间终将证明，这个代价是值得的。

文章来源: 辛可微博的博客

0
SHARES

f Share

🐦 Tweet



«
王维洛：疫情扩散中国各地、扩散世界的时间窗口是这样形成的（更新版）

王庆民：为了告慰与未来
»

作者 editor

相关文章